綸扉奏草

綸扉奏草卷之三

條陳時政催發考選疏

奏為時政愈塞禍患可虞懇乞
聖明矜察苦情
留神大計以解倒懸以光
聖德事臣日逐接得各處撫按官揭帖告苦訴窮
千言萬語其大較只是巡按缺官軍士缺糧
兩事最為緊急即臣與同官亦焦唇敝舌代
為祈請而
聖意未回

恩綸未渙臣賡又以考選事獨請邊餉事合請皆未得報將以此事爲尚可緩耶則耳目風紀之司內資糾繩外資彈壓毋論極治之世言路弘開卽極亂之世此官亦未嘗廢豈在今日獨可不設至于軍士月糧關係性命饑寒迫身則父不能有其子而能保嗷嗷窮軍甘于餓死而不變乎此段之事理萬不容緩者也將以

聖心爲未慮及也則次第檢發之命絡繹下頒而

頃有

旨取囘高準且言軍士披堅執銳卧雪眠霜九死一生勞苦萬狀蓋舉邊戍所不能自言臣等所不能代爲之言者

皇上已盡言之是

聖心軫念更爲深切者也年來

皇上每有温綸輒云時事艱難以臣籌之時事固未嘗艱難也

皇上第一下德音而壅滯者立通廢弛者立振枯槁者立甦枵腹者立飽天囘地轉更無停留雷動風行誰敢壅遏尚何艱難之可言乎而

必以爲艱難者是
皇上自爲艱難也
皇上不下考選則考選難矣
皇上不處軍餉則軍餉難矣考選難則紀綱無人
整頓而治理難矣軍餉難則邊臣莫措手足
而疆事難矣推之他事莫不皆然
皇上以難諭臣等固爲慰留之盛心臣等若以難
告天下必蒙推諉之大詬展轉思惟無可爲
說自臣隻身入直業已月餘始者數日猶有
可觀今則要緊本章百無一發日間票擬皆

尋常套數之事一㕑史而可辦者日求二臣
勉出相與戮力以免曠官而臣廣伏枕涕泣
臣廷機稽首號呼皆謂
上不見聽下又見疑世事日非人情愈迫既不能
出又不得歸進退路窮生趣俱盡平日思報
聖恩今事勢到此亦無柰何臣每聞之輙悽然淚
下不忍聽其辭之畢也
皇上勉二臣之出而不用二臣之言是欲其入而
閉之門日增其困豈但二臣即臣亦有心胸
亦有面目豈能長出入

貴所恬然無羞愧之念乎為身為名臣等固所不敢然身備股肱坐覩時變漠若胡越則臣等亦有不忍使天下後世相與指名謂今日國家之亂由某人某人為輔弼所致則臣等更為不甘伏望

皇上俯賜哀憐將目前急切如考選邊糧二事先行

檢發更諭二臣即出輔政他所奏請以次施行則人心翕服天下事無不可為臣等犬馬之力亦可以自効矣臣不勝迫切哀懇之至奉

聖旨朕覽卿所奏悉見忠懇但今國事多艱正賴

忠賢贊襄考選之事已有旨即次第發行軍餉

諭戶部從長計議設法措處卿可傳示鴻臚寺

堂上官宣諭二輔臣速令即出入閣輔理以慰

眷懷該部知道

萬曆三十六年六月初七日

票擬吏部大選會推本揭

今日蒙

發下吏部左侍郎楊時喬一本令臣等票擬內稱疾病日久欲俟大選臨時疾勢稍可方能遵

旨供事仍以會推事重恐所舉未當請

點用尚書右侍郎管理銓政又恐

聖明以前推數員日久事更議論不同請

旨會同九卿諸臣再推數員仍將前推內擇出數員一併開列上請等因臣等知時喬稱病情真但目前大選會推事急擬令力疾供事至

于尚書另推數員及將原推擇出數員非臣
等所敢擅擬但恐過煩
聖心謹擬二疏上請恭候
聖裁臣又念銓務繁重乃尚書右侍郎久缺時喬
又久病不出百凡事體委屬不便今日時喬
之情亦萬不得已尚不容緩者伏望
聖明即賜點用庶司銓有人而時喬之進退去留
亦有餘裕矣
萬曆三十六年六月十七日

災傷揭

臣等連日接得南京科道內外守備大小九卿應天巡撫各揭帖皆稱地方因淫雨連綿江湖泛漲自留京以至蘇松常鎮諸郡皆被渰沒週迴千餘里茫然巨浸二麥垂成而顆粒不登秧苗將插而寸土難藝圩岸無不衝決廬舍無不傾頹暴骨漂屍悽凉滿目棄妻失子號哭震天甚至舊都宮闕監局向在高燥之地者今皆蕩爲水鄉街衢市肆盡成長河舟航徧于陸地魚鼈遊于人家蓋二百年

來未有之災也臣等讀之不覺潸然泣下曰天之虐斯民一何甚哉惟此數郡實財賦之區國家所仰給以爲外府其租賦極重生計極難每歲漕輓轉輸以供軍國不至乏絕皆此數郡之民力也向時雖有災傷猶或此歉彼豐夏凶秋熟而民間嗷嗷便稱困苦剝如今日滔天之水等於懷襄既奪民食復毀民居無地無人不逢其害其困苦之狀可勝言哉聞諸臣發疏之後水勢日增未有底止而各處窮民相聚爲盜通邑大都肆行刼掠不

於此時速加拊循多方賑助大破常格臣恐數郡生靈不但不爲國家出力而且爲四方首禍國家不但不得東南租賦之利而且受其擾攘之害矣臣等非不知今日國計空虛軍儲窘急議蠲議賑皆未易談但事勢至此不得不爲悉心講求委曲措置即輔臣申時行王錫爵皆以桑梓之故移書臣等托爲求救于

皇上其危困窮蹙哀痛迫切之情殆不敢盡聞之

天聽也昨守備諸臣公疏已蒙

皇上軫念批發更望將前後諸疏盡發該部令其
籌度經營有權宜可行便計可用者悉爲酌
量覆請而其他樽節之方通變之術有諸臣
所未及者皆爲紆畫詳慮以共拯時艱豈非
東南數百萬生靈願緩須臾之死延頸而想
望者哉抑臣又有請焉世之盛也君明臣良
陰陽五行無不順軌今年來變異層見疊生
仰兩都重地樞紐四方而仍歲水災見于北
今歲水災見于南
陵廟震驚郊圻蕩析此豈尋常細故而漫不加意

則真孟氏之所謂泄泄沓沓不至于危亡不
止矣陛下言宰相之職在于調燮陰陽使百
官各得其職而漢世常以災異策免三公今
陰陽外遊庶職空虛南北諸曹寥寥晨星而
南臺省共只二人當此多事之日何以支撐
臣等奉職無狀宜盡行罷免以塞天災更望
我
皇上垂念天人之際毋忽安危之幾于諸凡政理
大小臣工竭誠祈請者
亟賜施行庶幾轉災爲祥易危爲安豈但萬方臣

賡共感
天恩卽
九廟神靈亦皆動喜色矣臣等不勝流涕哀鳴激
切祈懇之至
萬暦三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救王邦才揭

前奉

旨令同知王邦才參將李獲陽臣等深感因此激

變地方今幸軍民人等尚感

朝廷恩德只相率涕泣追隨爲二臣請命而不

敢遽萌抗拒之意昨接順天撫臣劉四科揭

帖乃知地方官極力調停官校亦不出山海

關方得無事今邦才獲陽不日且到矣臣等

誠願

皇上大普慈仁曲垂赦宥即不然亦望照往年曾

行事例徑下法司免其打問則在二臣雖遭
意外之禍尚蒙格外之
恩而在
皇上雖施不測之威尚有不枉之法亦庶幾少慰
人情于萬一也自二臣被逮以來大小臣工
連章累牘所爲振暴高淮之罪而申雪邦沐
等之枉者因已不遺餘力臣子微誠終不能
動
天臣等待罪股肱惟當反躬自責豈敢煩瀆獨念
今日災變頻仍陰陽外錯亘古未有自非朝

殄乖違人心鬱結何以致此匹夫匹婦之冤
能使六月飛霜三年不雨矧全遼百萬生靈
被高淮荼毒怨聲憤氣未能發舒而柰何復
使邦才等以遼人之故桎梏纍累含冤灑血
于詔獄之中哉其爲重民怨而干天和甚不
細也臣等當不得已昧死瀝誠伏望
聖明俯垂
俞允不勝激切哀懇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七月十七日

請東宮開講揭

臣惟

東宮輟講三年餘矣

元良睿質當此春秋鼎盛之時正宜講學親賢

增修德美而荏苒優游曠歷年歲天下之人

私相揣摩以爲深宮之中所近何人所營何

事不勝過計之私而歷稽前代舊章及

聖朝家法又並無

東宮講讀久輟不舉之事此皆

聖心之所洞炤也臣等每遇春秋開講之期輒連

章懇請至爲頻煩未蒙
俯允而外庭不知率疑臣等之不請夫請而不得
與不請同臣等備員輔弼受
國厚恩日覩
宗社大計關係若此四海人情盼望若此而任其
悠悠不能力爭其爲罪委無所逃今溽暑
已退秋氣漸深典學乘時萬難再緩若復因
循停輟仍如向日此無論臣等負慾溺職無
辭以謝天下而于
皇上平日惓惓貽謀燕翼之盛心亦大拂矣臣等

命此敬竭愚誠謹擬得本月二十二日二十六日二日皆吉伏乞

欽定一日命

皇太子及

福王俱出閣講臣等不勝懇切跂望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七月十九日

條陳時政請發考選疏

奏為時事愈急獨力難支萬不得已竭誠籲

天仰祈鑒允以重政務以免狼狽事臣至愚極陋猥蒙

眷知未能報稱豈惜捐糜顧臣賡臣廷機先後陳乞獨身入直業將三月中間票擬多欠周詳事體多欠檢點皆荷

聖慈包容不加罪責臣猶得藏拙匿愆苟延時日惟是事勢艱危至窮至急非臣謭劣所能支撐不得不昌死為

皇上言之自古災異之生說者謂天心仁愛然不過日月告凶星辰變異之類猶是以虛文譴告今乃舉天下財賦之區東西數千里盡爲馮夷所據人民漂流死徙不可數計臣每讀各處報災之疏輒爲隕涕每日出入長安門各處遺民匍匐至京哀號望救于

皇上者又輒擁臣之輿牽臣之衣責臣以轉達

天聽臣每惓惓過之自江淮以北如陝西河南等處又旱魃爲虐赤地千里彼苦有餘此苦不足則是今之天下幾無一處樂土百姓從何

安生官司從何設法明歲邊餉錢糧從何措
辦其爲災傷實從古未見頃者頻奉
温綸議蠲議賑人情鼓舞歡若更生然而無米難
炊捉襟露肘若不及今多方講求臣恐北方
無食南方無民邊兵枵腹內地拋荒其相挺
爲盜理勢必然將不知國事之所終也目前
奉旨
德音查勘料理全賴巡按一官而考選一事經今
已及三年臣等揭請至爲頻煩即臣賡頃者
獨力苦請亦已屢矣其於地方丢人種種窮

迫之狀無復遺說臣又何言獨念
明主待臣固用其力亦惜其私股肱耳目原是一
體若執之如仇讎輕之如草芥消磨摧折無
復憫念之心此非但國家不得賢才之用而
于
君臣上下之情亦大恝然矣古稱帝王盛節曰愛
惜人才曰待士有禮而人臣尊君輒謂之天
以天能覆蓋長養萬物使遂其生苟萬物枯
槁天不加澤將何以奠高卑之位成清寧之
世界乎今

[illegible]佰期嵩呼雲集萬國臣民共逢嘉美而獨此

千百待

命之臣無職無官逍遙于長安市上前路欲賤壯

心盡沮雖士各有志無所怨尤而

皇上如天之仁亦豈能不動念乎非獨此也臣等

備員輔弼

皇上所責以啓沃謨謀命之曰政本者而自待罪

以來未見有涓涘塵露之微足以自貢其誠

而少伸其效閱之往事閣中疏揭甚稀無有

不報故

上無煩瀆之嫌而下得盡贊襄之力今外廷章奏
既十九留中不得已希望于閣中之疏揭亦
是疏揭日多至有一事而數十揭者愈瀆愈
輕愈煩愈厭至于今日則閣中之疏揭亦無
以異于外廷之章奏矣而自疏揭之外又無
可以自通于
皇上者天下之責望臣等彌甚于向時而臣等之
感動精誠無加于往日斯已困矣又况閣與
從前皆謀斷相成彼此相濟無有一人獨任
之理今二臣屢奏

温綸堅卧不出臣延機又以生平相知日來迫臣
爲擬票放歸臣極力苦勸而其意不回矜至
頻形章奏及啓疑端臣甚尤之然猶委于情
之不得已也乃臣獨以帷幄元臣身任天下
目前病患調理已痊柰何久淹私第自春及
秋尚無趨朝之日乎昔周之盛也詩人美其
臣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至其衰也則曰三
事大夫莫肯夙夜由是觀之群工勠力庶職
修明治之象也上下離心人情懈弛亂之徵
也今九列空虛百司廢曠叢脞之形甚成倒

懸之急莫解甚至綸扉重地乃使寥寥一人出入其間瑣尾蕭條不成體統真有如言官之所陳列者矣臣智力短淺雖有憂時之心終無回

天之術真病而不敢言病真宜去而不敢言去真不能爲而不敢言不能爲悒悒奄奄中焦如火荏苒因循竟成誤國之罪伏望

聖明先賜臣歸使得苟延殘生少安愚分責令同官發出供事力拯時艱更念臣屢請發考選之疏實其一念悃欵之朴忠萬分難緩之事

勢

速賜允俞以慰其心臣幸大矣臣以入直無人猶

強顏出入顒望

處分以日爲歲情事迫切不避煩瀆臣不勝負罪

哀懇之至奉

聖旨覽卿所奏朕知道了知卿爲君爲國忠勤勞

悴當嚴諭二卿速出入閣輔弼佐理待朕檢發

考選之疏該部知道

萬曆三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宣諭同官復命揭

臣頃以災傷可虞考選當發請

諭二臣速出贊襄伏承

聖旨覽卿所奏朕知道了知卿為君為國忠勤勞

悴卿當嚴諭二卿速出入閣輔弼佐理待朕檢

發考選之疏該部知道欽此臣即祗奉

溫綸傳諭二臣以

主恩不可辜負國事不可就延誼當即出以慰

聖懷二臣忠

君愛國實其夙心其勉遵

嚴命速出佐理當不待臣辭之畢矣惟是考選一事

皇上欲二臣之出以待檢發而人情徯望若顒

皇上旦夕速發使二臣之出而無庸待者當萬國嵩呼之日二臣得率諸臣舞蹈于班行則獻壽之典益光乘人心欝結之秋諸臣得從二臣各修其職業則中外之情盡暢群工輯睦戾氣消除登但我

皇上無疆進祚從此愈培其所以光寵于臣等造福于天下國家者更不淺矣至于臣猥蒙

任使未效分毫日間所供皆尋常職業有何勞悴
足許忠勤獨念人臣事主義專報國何恤身
家況臣一介書生叨塵過分身既遭逢家亦
溫飽若無爲
君爲國之心則真犬馬禽獸之不如矣此臣所以
捧誦
綸音益增感激而復惓惓效其愚衷者如此蓋真
以此爲今日爲
君爲國之第一義而非有一毫私意于其間也臣
不勝悚息惶懼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七月三十日

仰推

德意疏

奏為幸際昌辰仰推

德意敬陳用人急務懇祈

允行以光萬年盛治事項者蒙

皇上沛發綸音將考選諸臣盡皆授職一時言路

濟濟蒸蒸朝端增色士類騰歡以為國家景

運方開

聖德自此益新天心自此益祐

萬年無疆之福祚自此益引益長蓋數年以來人

情之歡欣鼓暢未有若今日之甚者臣等備
員輔弼不勝慶幸已又思之
君父有美不能揄揚臣子之過也能揄揚矣而不
能將順擴充以助成其美亦臣子之過也今
皇上之美多矣臣等之所欲將順擴充以少助萬
萬一者其大端有三請頒言之
皇上頃者點用南北卿佐及巡撫各官矣臣等喜
曰此任賢之美也然吏部尚書統率百官左
都御史職司風紀缺皆數年矣雖署事有人
不敢苟且顧位任輕則衆心不肅事權重則

獨力難支此二正卿不當亟補乎至于薊遼

總督提衡三鎮控壓諸夷關係何如而福建

貴州撫臣皆候代日久陳請頻煩此三督撫

不均當亟補乎

皇上誠將此數官速行簡用以及南北大僚次第

點發則中外責任皆有擔當天工亮而庶績

熙唐虞之治可立見矣

皇上頃起原任撫臣王汝訓于家爲南京刑部侍

郎矣臣等則又喜曰此求舊之美也汝訓往

嘗蒙譴罷歸天下之人固日望其用而猶恐

其不用汝訓用則凡此廢棄諸臣人品行業
足方汝訓者孰無彈冠之思拔茅之慶乎天
生賢才不可多得苟取忤于一朝而沈淪于
終世誠爲可惜誠宜及今令吏部擇其尤者
先請收用而漸及其餘是示所以增國家之
光而廓
天地之量也
皇上頃逮同知王邦才等而不發詔獄矣臣等則
又喜曰此赦過之美也邦才等以高淮搆陷
觸

雷霆之威孰不震恐今官校到已數時金吾未奉
明旨臣等竊窺
聖心亦必憐二臣之無辜得寬釋之後命矣先年
皇上出焉應京華鈺曹學程等于獄海內歡呼之
聲于今未已自滿朝薦逮繫以來人方日夜
望
皇上以宥應京等者而宥朝薦其可復盍以邪才
等乎今當萬國呼
嵩普天同慶之日而獨此二三纍臣抱向隅之痛
諒非

大聖至仁之所忍也此臣等之所以敢爲三人請
也此三事者臣等皆因
皇上之已行而推廣其未行且知
皇上之必行而特贊其速行以爲蚤一日則增
皇上一日之美名添四海一日之頌聲非敢有徼
譽市恩以賣
君父之聽也
皇上如俯鑒微誠
慨行採納將見朝無曠位野無遺賢獄無寃繫太
平雍熙之氣象在指顧間矣豈非千萬世之

一時千萬人之共願哉臣等不勝懽欣企望
之至奉
聖旨卿等所奏周詳遠慮國計邊疆悉見忠誠懇
切簡用尚書都御史等官統率百僚職司風紀
委非久缺待朕點用檢發其原推尚書總督等
官着吏部各再添推一二員共前推的一併寫
來點用其餘諸事已知道了假旨行該部知道
萬曆三十六年八月初十日

請東宮開講揭

臣等竊惟

東宮輟講三年餘矣每遇春秋開講之期臣等連章累牘懇請至切即今入秋以來請補講

筵侍班講讀等官請擇日

出講疏已再上未蒙

批發今秋已過半天氣清和正宜講學此時若再因循則轉眼之間便是嚴冬而今歲開講又不可望矣臣等常私相擬議謂

皇上聖知聰明萬幾庶務有群臣積思竭力而不

得者一經
聖斷動中機宜此雖
天縱英資乃
冲年講學寒暑無間功自不小豈今日
東宮之學顧可緩耶若恐
睿質過勞則臣等以爲
出講稍遲休息稍蚤儀文稍畧亦無不可此又事
之有益無損而于我
皇上慈愛之盛心貽謀燕翼之遠圖且無盡矣臣
等頃以

萬壽
千秋昌辰不敢瀆請今謹擬得本月二十六日
二十九日皆吉伏乞
欽定一日
皇太子福王俱出閣講弃晉前次補官疏揭統
賜檢發臣等不勝懇切跂望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封還吏部求去本揭

今日蒙

發下吏部左侍郎楊時喬一本爲衰病求去請

點用尚書右侍郎以理銓政臣等竊惟時喬署銓

清謹

皇上所素知其求去懇切雖以衰病爲辭亦見銓

政繁難不能獨任陳乞頻煩情非得已臣等

前此票擬

慰留亦已屢矣今時喬又苦苦欲去而尚書右侍

郎又未蒙

點用臣等欲擬留則重違其意欲擬放則典銓無
人計無所出敬將原疏封
上恭請
聖裁仍乞將尚書右侍郎
亟賜簡用則銓政有寄而時喬之進退去留亦餘
裕矣
萬曆三十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催發都察院題差揭

竊惟各處巡按缺人已極蒙

皇上概發考選人情欣懲以爲可朝拜官而夕奉

命矣乃都察院題差諸疏一槩留中即已經

點用者亦未蒙

發下今都察院又催請矣臣等或杜門求去或扶

病入直不敢以一揭言事者業已月餘豈敢

爲諸臣陳瀆但地方關係勢難停遲不敢不

冒死爲

皇上言之伏望

聖明亟賜檢發至于吏部右侍郎福建巡撫二官
在大僚中更為緊急併乞
點用此實目前之至切至要者也臣等不勝激切
祈懇之至奉
聖旨覽卿等奏知道了
萬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請止
皇親庄田揭
伏蒙
發下戶部尚書趙世卿一本大槩爲李誠銘
欽賜庄田仍當官爲徵租不應從其陳乞該內傳
聖諭着自行管業令臣等擬票臣等惟此事已奉
成命義當將順但
皇親庄田自
祖宗以來並無自行管業之例故戶部以職守所
關不得不行執奏中間所引皆我

皇上屢旨申飭極爲森嚴臣等前此尚未知其詳
細今觀奏中
禁例如此昭章事體如此明白豈敢復冒昧票擬
以壞
祖宗之法哉極知我
皇上孝奉
聖母無所不用其情凡爲臣子孰不欲委曲順承
惟是此事關係旣大議論復多臣等再三籌
度不敢妄擬敬將原本封進伏候
聖裁
萬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條陳時政疏

奏爲時事艱危病臣困急激切籲

天俯垂憐念事臣聞天下有必至之勢因其未至而忽之則其發必深天下有共憂之情以爲不足憂而玩之則其患更大今日天下之禍患蓋可謂必至而共憂者矣南直隸及江浙湖廣各省爲洪水淹沒至今未退數百萬生靈轉徙流離未有還定之日此亦二百餘年僅見之災也近蒙

聖慈軫念多方賙恤中外歡呼更生有日惟是征

權之令未除採木之工未艾織造之困未舒
哀此子遺豈堪朘削苟非大沛
皇仁終難盡甦涸轍事變之生尚未可量矣六曹
九卿
朝廷所倚以綱維庶務一日曠官則一日決事
年來卿貳寥落已如晨星近又累牘連章稱
病求去其應聽與否似當速
賜處分使其進退分明公私各便今十九留中未
奉
宸斷間有一二曾經票擬者亦復不發至于卿寺

科部諸臣率皆如是政體朝綱屑越已甚惜
之虜酋跳梁邊報警急一旦突犯深入如薊
鎮庚戌故事誰爲
皇上制勝運籌誰爲
皇上分憂恤患是能不爲之寒心乎太倉者軍國
之所恃以立如人身之有血脉不可一日枯
者也今老庫懸罄業已多年各處轉輸朝不
謀夕至于那移馬價冏藏俱空而日者薊鎮
報警羽檄紛紜撫臣請餉計臣告窮彼此徬
徨莫知所措此在賦額未虧漕供無闕之時

已如此矣延至明歲何以支吾近言官條陳
事關兵食亦皆不報
皇上試思此等貨物豈真有天降地出鬼運神輸
以供國家之用耶豈真守邊之士能飡風吸
露忍死躭饑以從事于戎馬之場耶此實臣
之所未解也頃八月間留都天鳴一月不止
中外惶惶以爲異變占候事應之說臣所不
曉第覩目前世界民窮財盡如此朝列空虛
如此百務廢弛壅塞如此而欲僥倖無事苟
延歲月之安萬無是理國家承平二百四十

負年矣稽之史冊千載一時無平不陂無往
不復凡有心知無不悼懼以我
皇上聰明神聖其能晏然而不念及此乎臣一介
書生擔負至重徒有憂時之心實無匡時之
具同官二臣又久臥不出其觸藩維谷之苦
情難以言述即臣孑然一身復嬰血疾重以
痰火胃膈飽脹寒熱交攻飲食損廢奄奄餘
息亦不知能有幾時徒以閣直無人僶俛供
事呻吟痛楚兩房各官閣中諸役皆所目見
似此孱病之軀一旦有事安能爲

皇上效犬馬之勞當勵勤之任此尤臣之所大懼
也萬不得已哀懇
皇上察臣孤苦之情深惟
宗社之計將榷稅盡收採木暫罷諸凡不急之務
悉皆停免以固結民心使有樂生之望其卿
貳大僚及各處督撫遇缺必補間有當去當
留亟行
裁斷毋使遲回偃仰以誤國事仍
勅下廷臣各抒石畫講求裕財節用之方以收強
兵足食之效而我

皇上亦視宮中府中通爲一體有可樽節毋靳爬

搔綱紀既飭上下相聯朝宁之間歡然輯睦

無有煩言則天鳴之變可消而雖有南災兆

警亦可以無患矣若泄泄悠悠日復一日禍

釁既成天下之人必歸罪臣等

皇上亦必咎臣當日之不言爲負

恩誤國臣雖萬死不足贖矣此臣再三籲惟竭其

愚慮若

皇上復以爲過計付之罔聞則願首先罷臣俾免

咎戾不然臣亦無可柰何惟有鬱結愁思無

聊以死以七尺之軀還之

君父償此一官而已豈復有他策哉臣不勝激切

祈懇之至奉

聖旨朕覽卿所奏忠精憂國謀猷遠慮至意各省

災傷黎庶困苦流離宜恤昨已有旨措銀賑濟

俾民得沾實惠卿開陳諸事朕已知道了其補

卿貳大僚各處督撫檢查點用軍士守戍饑餒

請餉着農卿設處元輔次輔久卧在家調理其

疾已瘳且

聖母萬壽節在邇着鴻臚寺官宣諭速出贊襄夾

輔共濟時艱該部知道

萬曆三十六年十月初七日

請發兩廣總督揭

今日蒙

發下兩廣總督戴烒一本大約以被論乞罷臣前

月已於南京工科給事中金士衡論劾本官

疏中槩擬罷職爲民未蒙

發下惟本官在地方日久兩次拾遺屢經論劾近

又以欽州失事攻之者多至謂當與陳用賓

同罪留之地方委屬不便若仍前容忍不行

處分竊恐兩粵之事日壞一日而本官之見攻亦

日甚一日臣等莫知其所終矣今本官自行

乞罷相應

俯從如

聖意以前擬為民過重則臣等謹再擬一票令其

冠帶閑住仍錄前票同上恭候

聖裁至河南巡撫沈季文自到任以來並未開門

視事百凡事體廢弛已極中州重地豈宜撫

臣高臥如此近本官有疏告病臣等已票擬

回籍視望

聖明留神檢發此實為兩地生靈之至計也

萬曆三十六年十月初十日

請發同官辭疏揭

臣在閣辦事蒙

皇上連日發下章奏頗多仰見

聖明留心庶政興理有機不勝欣幸惟是同官臣

錫爵辭疏久已票擬未蒙

批發在錫爵雖控辭甚堅然

皇上起之田野之間

恩眷甚隆今日有疏豈可寢而不報使莫測

聖意之所存哉至于臣賡臣廷機近日辭疏亦有

未發二臣忠赤

皇上自能鑒知無待臣言惟臣獨出獨入既綿力

之難支多懼多凶又寸心之難訴統望

聖明俯賜檢發微獨三臣獲被

溫綸即臣亦與有光寵矣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十月十一日

封還同官求去疏揭

蒙

發下同官臣賡一本令臣票擬前日何揭懇

皇上發同官三臣之疏今賡疏發票臣不勝大幸

即擬慰留

温旨上請而臣賡偵知疏發即遣家人到閣泣

請為之擬放又力言其病勢沈篤人言日多

不得不去之情其所以責臣者甚迫甚切臣

雖再三陳說而其意不回臣亦無可柰何益

從來閣臣求去之苦未有如是之甚而從來

閣臣之所爲同官留行者亦未有如是之難

在臣賡則非但平日忠

君愛國之夙心不能自明即今日投簪解組之真

心亦不能見亮在臣則非但殷勤挽留之私

衷賡不見從即奉

命票擬之

綸音賡且見怨此此賡與臣之所以兩遭其窮也今

賡既迫臣如是臣萬不得已將原疏封進伏

望

皇上斷自

聖衷特下

明旨則臣等旣自無辭而臣亦可以免于同官之

交謫矣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十月十四日

奏草卷之三終